

《蓝衣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蓝衣社》

13位ISBN编号：9787802411784

10位ISBN编号：7802411785

出版时间：2010-2-1

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作者：丁三

页数：36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蓝衣社》

内容概要

一群黄埔学生，在山河破碎、内忧外患的大时代，甘冒杀身之祸，创建了声势浩大的秘密组织蓝衣社，短短几年时间，就一跃而为民国三大派系之首。胡宗南、桂永清、郑介民、戴笠……都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发迹。但它最终却演变成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的法西斯化运动，因为它的创始者们坚信：只有法西斯，才能救中国。然而，群体命运的分化、权益分配的失衡、最高领袖的玩弄，以及人在历史面前的无力，最终使蓝衣社在创立七年之后不宣而散，解散后的蓝衣社分化而为三青团和军统局。本书翔实记录了30年代如火如荼的蓝衣社运动的兴衰历程，从崭新角度讲述了“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民国反腐败运动、第五次围剿、“新生活运动”、汪精卫遇刺案、戴笠崛起和西安事变等重大史实，堪称中国非虚构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

《蓝衣社》

作者简介

丁三，1974年4月2日生，福建连江人。本姓林，因母亲姓丁、排行第三，所以有此笔名。落魄江海，是过流民、小商人和记者。近年深居简出，深研戏剧、非虚构写作和原典儒学。

《蓝衣社》

书籍目录

- 第一章 “复兴社”的碎片
- 第二章 一夕会
- 第三章 “你们起来呀！”
- 第四章 黄埔众生
- 第五章 雪落无声
- 第六章 八宝街之春
- 第七章 武汉清流
- 第八章 元旦公告
- 第九章 复兴狂潮
- 第十章 “第二期革命”
- 第十一章 别动队
- 第十二章 “新生活运动”
- 第十三章 朝天宫
- 第十四章 武斗
- 第十五章 南昌大火
- 第十六章 华北风潮
- 第十七章 回光返照
- 第十八章 1936年
- 第十九章 西线惊变
- 第二十章 安魂曲

章节摘录

复兴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日本。1929年，东京先后迎来了三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都很年轻，全部九十人，清一色是现役军人，也全部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来到日本后，他们散布在各文武学校内，“例如早稻田、明治、陆大、士官、户山、炮兵、经理成城等”。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们目睹了一个生机勃勃、文明开化的日本。明治以下，历经三代，日本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一个民众蒙昧、血腥气息浓重、军刀价值被极度强调的领主国家，包围在一种西方文明的清新里。机械、贸易、现代军队、义务教育，制造出了洋溢在空气里的自信。后来，时为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概括过这种信心：“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在西太平洋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与这么一个日本相对比，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大致同时进行，但甲午战争却构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历史分野。辛亥光复后，在官吏腐败、列强横行、鸦片泛滥、农村破产之外，中国又添上了军阀混战这个要命的毒瘤。“闹华五鬼”会聚齐全了。几十年后，一个黄埔学生这么感慨自己的东京见闻：“（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既多，政治派别亦很复杂，有共产党员，有青年党员，属于国民党的又分西山派与汪精卫的改组派。派系间的冲突时常引起打斗之事，正反映了国家政治的混乱状况”（邓元忠，《任觉五访问》）……为抵制其他党团、派系的渗透，他们遵照南京指示，组成了“黄埔东京同学会”；他们频繁往来，有时三五个人，有时全体参加，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聚餐会。后来，毕业于黄埔四期、时为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留学生的滕杰，这样回顾自己的东京生活：“每月有政府津贴一百二十元，但只需用四十元，大部分钱都用来买书”；“读书方式很自由，听讲、指导或自由研究皆可……每天到上野图书馆读书，早去晚回，连午餐也是在图书馆地下室吃”……这样的留学生涯，让滕杰久久难忘。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潮就席卷了日本，也伏笔着他们的命运转折。几十年后，温斯顿·丘吉尔以政治家特有的冷静，描述了1929年的悲惨秋天：“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但在十月间，一场突发的猛烈的风潮横扫了华尔街……”世界性大萧条开始了。对这股风潮的后果，丘吉尔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轻松来表述，“不过英语世界里没有人饿死”；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投向了遥远的日本：“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冲击绝不亚于对世界任何地方”（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何止是不亚于其他地方？短短几个月之后，国内市场狭窄、严重倚赖出口的日本，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约370万人失去了工作，至于八百万户自耕农，更有接近一半彻底破产了。《妇女》杂志的一篇报道，曾震撼了整个日本：为度过荒年，贫穷的山形县小西国村，将397名少女卖给妓院，成为“没有少女的村庄”；不久后，山形县官厅辩驳说，外出的妇女是397人，“但参加卖淫者仅109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小西国村之后，秋田县的玉米村、下乡村，雄胜郡的秋之宫村……也因为大批少女的沦为娼妓，而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渐渐地，卖儿救穷、“没有少女的村庄”，已经不能再激发什么关注了，举家自杀成为新的舆论热点。……

精彩短评

- 1、本来要买蓝衣社碎片的，没货，就买这本了。同个作者写的，应该一样的吧
- 2、给老公买的，老公说好。
- 3、最初的想法是很好的
- 4、昨天没看完，今天上午看完的。这是本蓝衣社的通俗历史，作者显然是有些个人情绪在其中，因此写的饱满深情，勾勒了三十年代一群爱国爱党反共且极具个人品格的年青人群像，更写出了三十年代民国的众多历史事件原来都与官方主导的法西斯运动有关，这些不太为大陆的普通人所知。也揭露出中国打破旧社会秩序，凝聚一盘散沙的历史变革，被国共两党先后执行，前者因国民党的弱小而未能完成，直到中共经过历次自上而下的群众性运动才完成。就蓝衣社的几个主要人物言，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同样在大批中共党员身上能见到。而在今天，在当代，在我们周围，这类理想主义已经消褪，但功利主义和利欲熏心反而发扬光大了。这也无法归罪年青人，太平盛世不给年青人机会。
- 5、"我最近在读这本书 2016-10-18"
- 6、我所想到的东西 之前肯定也有很多人想到了 并尝试了
- 7、还行，比别的地方便宜
- 8、花了两个月草草结束了这本历史纪实书，对民国时期的中国又有了很多认识，不过作者对这段历史带有很明显的个人感情，在对某些历史人物的点评不敢苟同。
- 9、青年运动不好搞，一不小心就成法西斯了。
- 10、精英主义如何将人异化的全过程。看完冷汗直冒。青年的满腔热血竟能令人走上不归路。不过仔细想想，古往今来的热血青年不都这样么。不是热血消褪，就是继续燃烧，最终自我毁灭。
- 11、时隔三年后再看，感受大不一样。
- 12、一个试图模仿黄仁宇，略有精神分裂的作者写的一本有点悲伤、有点借古讽今的书
- 13、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无限接近法西斯组织的团体，很多时候初衷是好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过去的二十多年都从共产党的角度看问题，当换到另外一个角度的时候，只能感慨历史的力量个人无法抗拒。在那样一个激荡的时代，内忧外患，无数的青年迷惘而有理想有激情，最终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 14、一群黄埔学生，甘冒杀身之祸，创建了声势浩大的秘密组织蓝衣社，最终却演变成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的法西斯化运动。从崭新角度讲述了“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民国反腐败运动、第五次围剿、“新生活运动”、汪精卫遇刺案、戴笠崛起和西安事变等重大史实，堪称中国纪实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
- 15、终于有兴趣捡起这本看了
- 16、很久之前在华政图书馆的落地窗前读的，书还是不错的，读起来不无聊，读完也颇有点唏嘘不已，唉
- 17、一群黄埔学生，在山河破碎、内忧外患的大时代，甘冒杀身之祸，创建了声势浩大的秘密组织蓝衣社，短短几年时间，就一跃而为民国三大派系之首。胡宗南、桂永清、郑介民、戴笠……都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发迹。
- 18、本书是向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而奋斗献身的青年致敬，历史最终否定了这场运动 and 这个组织，但从当时来看，民国青年的热血和理想不容遗忘。作者文笔略渣……
- 19、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 20、《蓝衣社碎片》的增补本，最近买的，目测订正了一些地方，其实还是有小瑕疵。这书的特点在于，明明通篇都充满大陆主旋律道德评价语汇，但通读下完全无法得出这样简单粗暴的结论，明明是一帮“反动特务”，但让人恨不起来，明明是一个“特务组织”，却充满了激荡青春的情怀。PS：总觉得作者是自我代入了滕杰。PSS：精卫填海坑了一年了。
- 21、评价很高，还在阅中，如果你感兴趣，买下来先
- 22、有条目了。
- 23、这本书写的不错的。最早看到是朋友推荐的，发表在杂志上。作者原来也上豆瓣，后来变成“已注销”了。后面部分有一章，提供了不少从蓝衣社视角观察的西安事变资料。
- 24、以时间为线索，以人物和事件为主要内容，对蓝衣社的历史梳理得非常清晰。不算主观，只是十

《蓝衣社》

分感性，所以比起历史更像故事。西安事变一段写得很有意思

25、相当失望。基本只是大量材料的堆砌，行散神也散。有些文字明显是从外文材料翻译过来的，显得不伦不类。很多地方废话连篇，无病呻吟。

应该说材料角度都是不错的，可惜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太差，又啰嗦。其他史实不了解，但对南昌飞机场大火的评论明显偏颇。

26、写得不错，比我以前看到的一本陈少校的金陵故事要好看得多

27、钩沉历史秘辛，索隐社会恶灵，这份收集资料的用心可嘉，有些观点比如与共产主义及其组织的对比有独到之处，唯行文不够客观，欠缺史家雍容气度，浪费了好题材。

28、同样的一群热血青年

29、蓝衣社（帮助蒋介石登上权利顶峰的秘密组织，军统前身，蓝衣社传奇。）

30、老书新出。

31、几年前看过一个电子版。作者能够超越党派，以正面语言描述为国民党工作的一群年轻人。很有意义。

32、人在历史中

33、其实是高中时读了三分之二的作品，由此对蒋介石有所改观。还记得是从同学那买下的书，找机会回去翻翻。

34、几次看到泪流满面。滕杰，贺衷寒，周复，邓文仪，胡宗南...更不必说委座....我相信他们最开始的确是想要建立一个理想国，在那个肮脏的时代开拓一片全新的土壤。然而以个人意志为基础的政权和组织，毕竟存在种种弊端。狭隘，激进，残忍，功利，盲目的狂热...但是着一些丑恶并不能够掩盖他们身上所存在的热血和勇气。邓文仪在武汉雷厉风行实行廉政风暴的时候，其所作为真的让人心潮澎湃，潸然泪下。

35、想起了作者君的《精卫填海》我还没看完.....QAQ

36、皆为勇士！

37、非常好的书，同类商品中绝对精品。

38、社团的开始~最后，跌宕起伏，然后消失掉。

39、作者对校长真是很不耻啊，时不时地黑上几句。

40、蓝衣社蓝衣社

41、真遗憾，这本书我开始看了许多次，但都没看下去，也许是知识层次的问题吧

42、以前都不知道，原来五四运动是这么回事！

43、激情有余，文采不足啊，经常有杂糅的句子出现，令人读起来来颇不顺畅。不知出版编辑到底认真读过书稿没有。

44、作者成书颇多心血，只是无论叙事还是旁论都力有不逮，读得有点支离破碎又无可奈何。蒋统治根基不稳，才会不惜一试法西斯之猛药，却无功而返。等到以后小江山坐稳后，便还是回归儒表法里的传统了。

45、虽然平邮慢了些，但书的质量还算好，内容也不错

46、16开，366页，丁三著。蓝衣社，为一群黄埔学生组成的秘密组织，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法西斯化运动。7年之后解散，分为三青团和军统局。大特务头子，康泽就是第八任书记。1948年5月他在襄樊被告解放军活捉。

47、狗屁春秋笔法，价值不高。

48、就是《蓝衣社碎片》

49、内容五星。第一次细致地体会黄金十年的社会百态，第一次认识这么一个人从未听过的组织，第一次认识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最令人动容的还是那批爱国爱国民党，反日反共的热血青年。

50、前朝的历史被简化，对后来人是莫大损失。以人文阳光照亮斑驳的历史碎片，让渐行渐远的时代回声，成为大浪淘沙后的社会智慧。。

51、故事性的历史事件

52、比较有阅读性。

53、不错。

《蓝衣社》

- 83、从来乱世出英雄，社稷兴亡翻覆中。今日精英生网络，自吹自擂枉成空。
- 84、热血青年梦一场。
- 85、好看，可信度有待考证。
- 86、不能说写的不好，但是给人的整体思考感不强，有点断断续续的样子，如果再把思考连贯整理下，思绪就清晰了。文笔包含着热情，挺好的。
- 87、.....
- 88、起初是多么可爱的一群爱国青年啊。
- 89、读辛酸岁月，品人生苦涩
- 90、今晚读完！荡气回肠！去读剑桥中华民国史了！
- 91、没有我想象中的精彩，只是平铺直叙地介绍了蓝衣社这个组织的出生成长发展史。其实这本应是一个充满着激情、惊险、悬疑的故事，在作者的笔下也只能味同嚼蜡了。当然这样的写作可能也与当局的审查制度有关，管他去呢。反正没有我知道的故事精彩。
- 92、送给长辈~
- 93、總是對民國政治那段事情很好奇，總是對真正的國民黨好奇，因為我們所接觸的正統歷史對他們的描述都甚少，所以，我對與國民黨、民國有關的題材很有興趣~~~
- 94、文气沛然。贫弱而混乱的中华民国，忧愤而单纯的热血青年。革命吞噬了她的儿女。
- 95、作者花了很大心思，读后对蒋介石看法改变很大，
- 96、不是小说类的，但归整的资料挺丰富，还不错

1、前朝的历史被简化，对后来人来说都是极大损失。诞生之初都是好的，怀着救国民于水火的决心一路执着前行，而又不可避免的渐行渐远，走到最后发现最初要消灭打倒的正是自己。腐败没落是可以避免的意外事故，还是事物又萌芽到成长的历史必然？

2、这本书的封面，就是近乎阴森恐怖的一面斑驳的暗色墙壁，搭配着一份印有国民党标志的文件，然而细看下去，这份文件的封面上，除了有着“不得贪赃枉法”之类的及其正面的规束，也有着“不得违背主义和领袖”这样让人奇怪的法西斯式的警告，更离奇的是，竟然还出现了“不得吸食鸦片”、“不得娶妾”这样涉及个人私生活的条例。而违反这些条例的后果，封面上也写的很清楚，重则死刑，轻则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这些几乎可以和“私刑”、“处决”联系起来的字眼，再配上大红色的，如同为这个团体盖棺定论的红色“蓝衣社”印章，以及印章上“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就足以令人不寒而栗。以前从未听说过“蓝衣社”这个名词，更不清楚这个听起来酷似“锦衣卫”的神秘阴暗的称呼背后，实际上集结了国民党大批的高官要员，在这些人当中，不仅包括戴笠、邓文仪、贺衷寒、康泽这些当时的国民党大佬，甚至还有国民党撤离大陆后声名鹊起、看似温厚，却在蓝衣社时期心狠手辣一手炮制出“三党员命案”的任觉五，更不要提那些散落在民间，后来默默无闻的“蓝衣社”社员。这本书之所以能成书，就是因为作者童年时期同村一位被称为“特务”的平凡乡间教师。说是特务，其实不过是“蓝衣社”的下级组织的一位成员。通过这位小人物，作者好似端着一壶茶，开始对蓝衣社的起源、名称由来、兴盛以及落寞娓娓道来。说到底，蓝衣社和它的活动不过是中国历史中的极小一环，它所表达的，也只不过是一群内忧外患下立志救国的青年，怀着复兴中国的愿望，竭尽所能做出了努力，却在内外的压迫下走向衰亡的故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事数不胜数，不足为奇。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讲述一个立意极好的团体渐渐走偏的故事，他将目光投向了卷入这个团体中的人物。这些人大多前仆后继、迫不及待的投身于时代，然而因为个人自身的缺陷，最终不可避免的成为历史洪流中的牺牲品。兢兢业业、单纯忠诚的蓝衣社第一任书记滕杰，因为年轻和幼稚触犯蒋介石，最终被辞；热血激扬、能力极强的第二任书记贺衷寒，因为自私狭隘、笼络同乡造成蓝衣社开始内部分裂，党争初显；一心向上、为尊者讳的第三任和第五任书记刘建群，因为自以为是和非黄埔的身份造成非议不断；第四任书记丰悌更是因为小气、心胸狭隘和刚愎自用，不得不面对蓝衣社大佬中最悲惨的下场。丰悌接手后的蓝衣社已经走向没落，纵使之后的邓文仪、郑介民、康泽再有能力，也只落得一声叹息。而这些起落沉浮的背后，隐隐有一个巨大的黑影盘旋在这些蓝衣社负责人们的头上，这就是黄埔校长蒋介石。作为一支黄埔系的队伍，蓝衣社在蒋介石承认这支社团的存在后便为其马首是瞻。然而蒋介石本身用人甚疑、心血来潮的个性，导致这个团体势力渐渐分散，派系林立，蓝衣社先是在他是授意下走上法西斯的道路，却又在他对法西斯失去兴趣后彻底丢掉了整个社团的立社之本。蓝衣社魁首看似因为各自性格的问题，给了蒋介石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牢牢控制他们的机会，然而反过来看，蒋公也不过是自身性格的奴隶，这些个性上的缺陷隐隐预示着他后来的失败，注定了他的结局。除了以蓝衣社的相关人物以及活动串起整个故事，《蓝衣社》也着力展示当时中国内外的整个环境，涉及到日本的狼子野心的一系列动作、南昌大火、汪精卫伪政权，乃至西安事变等事件，竭力向读者展示了蓝衣社悲剧的历史大环境，在外界步步紧逼，内部党派倾轧的背景下，蓝衣社的失败，也让人无可奈何却又无力回天。故事的结尾，是这些国民党的大佬们在武昌大江中学开会，宣布蓝衣社成为历史。这些神情或茫然、或空虚、或不平、或乖张、或痛心、或沧桑的高官们，一个接一个步出了中学的大门。蓝衣社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站，之后的他们或身败名裂、或下场凄惨、或飞黄腾达、或碌碌无为。但不论如何，他们的年少激扬，全部遗失在了1938年，国民党的命运，也终成为了历史的回响。一切的一切，终成往事，已成传奇。

3、这本书是我在辽图借书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借回来一口气读完，这个周末——周五晚上、周六、周日，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读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我看到的不单是一个组织的兴衰，更是一种理想的幻灭。在中华民国纷乱的历史中，无数的青年在国家、主义、领袖的漩涡里挣扎，沉浮。他们当初可能是为了民族的振兴而踏进漩涡，可到了最后，却都走向了名利的沉沦。在种种伟大的构想，美丽的未来的背后，其实仍旧是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天下攘攘皆为利来。无论你想与不想，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沉沦。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始终有一种错觉：与其说是在读民国过往事，不如说在看今朝身边事。如今的一切，和过去的一切，有着那么多的相似之处。曾几何时，那个意气风发的政党和政权，不也有了一丝国民政府的暮气了吗？不知现实之社会，还有滕杰这样的热血青年吗？还会出现力行

社这样企图以一己之力改变中国命运的社团吗？有了此番疑问，我又不禁为自己的揣测发笑。即使有了，又能如何？几年之后，无非又是一个臃肿的政府部门，一帮蝇营狗苟的庸俗的官僚与政客，真能独善其身的又能有谁？不单单是这本书，最近我读过的很多关于民国历史的书籍，都能给我带来这样的错觉，不知真实的民国不够坏，还是现在真的坏了。这本书的开头作者赋闲，尤其是打车去图书馆一段，还有结尾，力行社全代会结束，几位首领逐次登场的一段，有着那么强烈的镜头感，我想，这样一部过去与现实交织的如此紧密的作品（至少我认为如此）是应该改编成电影的。一条线索是蓝衣社的兴衰，一条线索是作者在现实中对仍在世的蓝衣社成员的寻访。在现实与过去一次次的跳切中，完成一部关于中国，中国青年命运的电影。本书中有一些问题，且与作者丁三先生商榷：1.作为一部叙述中国法西斯运动的作品，交代一下世界各国的法西斯运动情况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方面的叙述作为背景，是不是多了一点，尤其是书籍后面的部分中，对于日本侵华的内容偏多了。有冲淡主题之嫌。2.“伏笔着”看得我实在难受，还是用“给XXX埋下了伏笔”更好一点吧？3.本书中的反问句也太多了点，到了本书的最后的一些篇幅，真是达到了每段必以反问句起的地步。反问多了也伤神啊。

4.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写道：“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不知毛主席这篇写于1944年的雄文里，“替法西斯卖力”的，除了指涉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外，是否还隐隐指向了中国法西斯运动的始作俑者——蓝衣社。蓝衣社是国民党的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及其次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中华民族复兴社”的俗称。1931年7月，黄埔留日青年滕杰在察觉日本侵华阴谋之后，立即回到中国。为了提醒党国警惕日本图谋，为了警醒国人团结一致、积极备战，滕杰顶着军人不得结党的重重风险，与一干黄埔青年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及一系列外围社团。力行社拥蒋介石为社长。第一任书记滕杰，历任书记长贺衷寒、刘健群、丰悌、郑介民、邓文仪、康泽。主要成员还有胡宗南、桂永清、任觉五等黄埔青年军人，以及当时还是流氓的戴笠。在社长蒋介石的支持和掌控下，蓝衣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当时的党国已是一盘散沙，在上者文恬武嬉，在下者不知有国，万人万心，上下悬隔。蓝衣社只好乞灵于希特勒上台后的德国，将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加强政治控制、发展政治动员的法西斯道路上。“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口号也开始响彻全国。蓝衣社对内肃清贪腐、严惩墨吏、训练民众、改造思想，对外铲除异己、积极反共。铁血狂暴的“第二期革命”、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都是蓝衣社的作品。然而，历史的逻辑往往强于理念的逻辑。蓝衣社由一个救国肃党的青年社团，渐渐嬗变为党国的特务组织和党争工具，法西斯色彩越来越浓。在刺汪事件、西安事变等内讧外压之下，蓝衣社渐渐耗尽了元气。在1938年的重组中，蓝衣社由更为著名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接替，从此寿终正寝。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铁血救国会”，也算是蓝衣社在党国将倾之际的不死游魂。（历史上并没有“铁血救国会”，但蓝衣社外围组织中有“忠义救国会”、“铁血锄奸团”。“铁血救国会”或是刘和平先生各取一词的拼接）“蓝衣社”的兴亡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事件。不管这些中国法西斯青年们死得是否轻于鸿毛，但他们确实活得相当沉重。蓝衣社事件的主旨，就是对这个去政治化的党国的再政治化，对一盘散沙的党国实行新的政治整合。

1924年，孙中山鉴于国民党在组织上的极度欠缺，于是以苏联式列宁主义政党为蓝本改组国民党。然而，在蒋介石1927年清党之后，党国已经渐渐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组织上，国民党只重城市，不重基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底层民众因组织涣散而难以凝聚动员；在党纪上，投机贪腐、结党营私已蔚成风气，大大小小的老虎苍蝇们正一点一点或大口大口地侵蚀党国的肌理；在党权上，蒋介石以军权架空党权，俨然军人政府；而负责国民党党务的CC系亦翻云覆雨，党同伐异；地方上依然封建。粤系、桂系、等旧式军阀均离心离德；在党性上，国民党如王奇生先生所言，已开始“党的派系化”：“国民党党机器由北伐时期只当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变为一个由单一政治派别所独掌和垄断的权力工具。”（《党员、党权与党争》）国民党沦为一家一派的利益工具，既不代表某类政治主体，也不再担负意识形态整合。国民党的代表性与政治性已发生根本断裂。一言蔽之，国民党已经不再讲政治。正是有了“党的派系化”，才有了逆流而上的“派系的党化”。“派系的党化”是王奇生先生对“蓝衣社”特征的概括：“所谓‘派系的党化’是指党机器在沦为派系工具的同时，另一些派系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准政党组织。”但是王奇生先生并没有指出“党的派系化”与“派系的党化”二者之间的政治学关联。在笔者看来，“党的派系化”意味着党的政治性的降解。国民党由负担某种政治诉求的政党，沦为只代表一派一家利益的派系；而“派系的党化”意味着政治性的上升。某种政治诉求开始谋求自我实现，并通过“党化”来为自己争取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蓝衣社“派系的党化”之表征，恰恰是对“党的派系化”的反拨，是对党国去政治化潮流的抗争。

蓝衣社最大的污名，就在于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实践。然而，蓝衣社之法西斯主义主张并非自足，它只是其为党国再政治化之行迹。蓝衣社不过借鉴了与之同时的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经验，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的偶然。且作为黄埔系军人共同体的蓝衣社（力行社），虽然对党员和民众实行严酷的军事化管理，但却并未试图染指军人政治（贺衷寒的野心只是其个人行为），也未试图将国民政府转变为军人政府。其公心昭昭可感。而从另一方面说，法西斯主义确实为蓝衣社之政治整合诉求提供了精神资源和实践归导。德国瑞士裔国家主义思想家伯伦知理区分了“机械体”与“有机体”，认为国家并非机械之无生命体，国家也有自己的生命和意志。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认为，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成为“新君主”。它不是一个功能性实体，而是一种政治有机体：“（现代君主）只能是集体意志已在社会上被承认，或多或少以行动表现了自己的存在，并开始采取具体形式时所出现的成分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历史上已经提供了这种有机体，它就是政党。这是一种基本的细胞，其中包含着力图成为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集体意志的种种胚芽。”（《狱中杂记》）蓝衣社的政治诉求，恰恰就是针对没有理想和目标，仅仅偶合于利益之上的党员，针对疏离公共领域，囿于小共同体的民众，针对名义上统一于中央而实质上依然封建化的军阀，针对沦为无灵魂之“机械体”的党国，实行其基于领袖意志贯彻和意识形态归导的政治整合，将一盘散沙的党员，将没有归属的民众，将各自为战的军阀，重新整合为上下合一、手足协同的有机共同体。而主义、政党、领袖只不过是这一有机体的意志、知觉和生命。蓝衣社的暧昧性，在于它同时肩负了政治动员和政治控制的双重使命。这看似相反的目标，使得蓝衣社兼具古希腊广场政治与拜占庭秘仪之特点。一方面，蓝衣社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动员，在基层实行保甲制度，在学校宣传党化思想，在抗日救国之际留下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佳话；而另一方面，蓝衣社又开启了史无前例的特务统治，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自由派人士，并对国民党党员进行深入毛细血管的监督。这一暧昧性不仅仅是由于内外交困、不绝如线的紧急状态，更是由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中的必然。在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国民革命虽然在实质上尚未成功，但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作为革命党的国民党必然向执政党嬗变。然而这意味着政党政治必须渐渐同化于官僚体制，国民党自身的政治诉求（如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必须渐渐妥协于中性国家的去政治化进路。王奇生先生指出的“党力弱化”与“弱势独裁”，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以军治党的基本结构所限，而另一方面也在于党内之官僚体制与地方封建化的重重制约。按葛兰西的说法，占据统治地位并不意味着拥有“领导权”。国民党虽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对于离心离德的官僚、各自为政的军阀、一盘散沙的民众却并不具备“领导权”。因此，若要张大“党力”以应对内忧外患之紧急状态，就不得不对官僚体制和封建残余有所突破。对作为官僚体制天然敌人的民众实行动员，又对官僚制度之分子实行控制。所以，蓝衣社为党国设计并实施的政治动员，实质上是一场对官僚政治和封建化的突围。通过将革命内在于党国体制，来保持国民党自身之“党力”永不衰朽，使被官僚体制中性化的党国实现再政治化，从而保持中性国家与革命政党之间的张力，绷紧国家与革命这根弦。这便是笔者概括的“内革命”。“内革命”不由让人想起在蓝衣社身后三十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蓝衣社与红卫兵有着同一谱系的家族相似。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政治挂帅。所不同的是，蓝衣社所实践的是一种秘密特务政治，它是通过政治动员来实行政治控制，在政治动员中，它是动员者但不是被动动员者。但红卫兵却光天化日，大鸣大放，它是动员者也是被动动员者，但并不具备政治控制的功能。这实质上也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不同的政党/国家伦理：国民党通过国家吸纳市民社会，通过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化的再整合；而（十年“内革命”中的）共产党则通过市民社会吸纳（超越）国家，避免国家向官僚机器滑落。“内革命”的主体，在国民党那里是力行新生活，整合儒耶三的党国，而在十年革命的中国则是革命群众。作为国民党“内革命”重头戏的“新生活运动”，虽然有着雅各宾政党式的道德恐怖主义，但这种偏执的道德主义却并未上升为道德革命；相反，中共十年“内革命”却旨在建立新型政治主体，将建党以来的国民革命、民族革命、阶级革命均化归为道德革命，在一穷二白中作六亿神州尽舜尧之新民。这一新型政治主体最大限度地扩充了阶级基础特别是底层参与，将林林总总的私人领域整合进公共领域的广阔天地之中，最终形成基于敌友之分的阶级联合。中国共产党十年“内革命”将官僚集团作为一个分利的新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而蓝衣社运动只是将官僚作为整饬之对象，纠错之标的。一方面，蓝衣社在“内革命”巅峰的“新生活运动”中积极整合儒家、基督教、三民主义的精神资源，试图开出党国的“新外王”，而另一方面，这些精神资源由于没有统合于类似阶级斗争话语的最高级道义正当，反而变得支离皮骨、不伦不类。一方面，蓝衣社并没有让内革命取消国家，而是试图在国家与革命之间保持紧张，从而避免了十年文革的破坏性后果，而另一方面，蓝衣社也因这种

激进中的保守，而使得“内革命”最终悬置未果。蓝衣社之有限性，恰恰在于其诉求之有限。历史的逻辑常常强于理念的逻辑。蓝衣社最终未免沦为国民党派系斗争和特务政治的工具，走向了反面。正如汪晖先生所言，十年“文革”由再造政治主体之理想，最终沦为派系斗争和武斗，使“革命的世纪”于1968年提早结束。而蓝衣社的历史似乎早已将“再政治化——去政治化”的肃剧预先排演了一遍。不可否认，蓝衣社的死亡种子就埋藏在自身之内。虽然蓝衣社以突破官僚体制，实现再政治化为目的，但如贺衷寒、邓文仪等蓝衣社领导核心本身就是官僚体制的受益者。蓝衣社并没有建构党国的新型政治主体，无法在一穷二白之上画最美的图画，相反，蓝衣社的主体本来便寄生于党国机器本身，他们离他们痛恨的官僚集团只有一步之遥，难免“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而更为重要的是，蓝衣社主体恰恰又是党国的年青人。青年人终究要老去，弑父者也终究为人之父。既然“去政治化”是一个老化了的党国之宿命，那么“再政治化”便只不过是一句“青春万岁”式的不可实现的宣言。“青春无悔”的献身激情无法抗拒历史的不可逆性。基于代际之分的年龄政治必然是时间中的政治，它必须遭遇时间的终限制和最后消解。不管是蓝衣社还是红卫兵，他们都仅仅发生在一代人之上。不管他们的理想多么道义正当，都无法克服时间带来的代际悬隔和线性流动。1932—1938，蓝衣社的存在正如青春之迅乎。没有人能让时间归零，正如没有人能让人性归零。1967年3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开始近一年。三十年前还是蓝衣社社员的中学生张春桥，而今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当张春桥挥起如椽巨笔写下《论文革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时，他是否想起三十年前如火如荼的青春岁月？1981年1月，当人民将张春桥推上法庭时，最高法院特别庭的公告中，张春桥的罪名，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外，还有一条“原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分子”。面对法律和人民，“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张春桥，他的沉默里意味着太多……

5、当时的中国是怎样的凋敝衰破，当时的人民是怎样的困苦艰难，当时的人们是以怎样的心情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以我们后世来说已经完全无法体会了。同样的使国家民族振起百姓生灵恢复的愿望，一些人选择了路径A，一些人选择了路径B，路径也重要，而走路的人也重要，80年后，当时的是非成败虽然仍然深深影响着现时的我们，但此中人物的功名早已化作烟尘，给我们留下的只是那些事情，让我们去体会个中的得失与道理。而我们则面对现在的人情事物，要做出我们的思考、选择和努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战场，并不只有最后的胜利者才值得瞩目，那些前赴后继的牺牲者，也许都有各自的阴暗，但他们同样也是这历史的助力，甚至更值得我们去正视，并致以他们应得的敬意。

6、我在8080注册差不多有六年了，看得多，说的少。虽然其水版被戏称成“华东第一成人论坛”，但是说实在的却确实有着相当多很有见地的文章和跟帖，或许真正闪光的文字和声音要以这样的面目出现才安全，也难怪李敖会说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卖自己的书必须跟路边的黄色小说放在一起才不会被查禁。今天又在水版看到一众P民在谈论GONG军某位空军上校博客里的文章，什么奥巴马啊，C字包围圈什么的。我承认自己手有时候是很贱，一不当心就点进去围观了一把。说实在的，我不相信以此位上校今天的权利地位会热衷于在网上高谈国事，实在对不起，假货看多了难免不相信有真货了。看罢，两字以毕之——震撼。不是震撼于该上校的文章，而是震撼于众人的跟帖。人们总说民智已开，专制又怎会长久；我说一个没有历史真相的国家只会产出愚蠢的爱国主义。如果非要给这话加个注解，那我只能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的那句“每当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陷入困境的时候，爱国主义这面臭旗就会散发出它特有的味道”。联想到最近在读的《蓝衣社》，其中有段描述是这样的：悄悄倒退的还有一代日本青年的思考、国家意识和社会理想。不是吗？几十年来，工厂日夜开工，港口吞吐不已，生产、贸易、繁荣，是日本人的普遍印象，但农村破产、食不果腹，朱门酒肉臭而路有冻死骨，则是大多数人活生生的日子；不是吗？过去几十年，效仿欧美、全盘西化始终是日本的主流话语，但在日本的心灵深处，锁国与开国、尊王攘夷与变法维新、保存国粹和文明进化、“泛亚洲主义”和脱亚入欧，乃至精神之“体”和器具之“用”……也始终构成它深刻的、挥之不去的精神困境。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千万日本青年无不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万恶之源，它也已经彻底破产了。日本应该寻求新的、属于自己的道路。于是北一辉和他的让众多青年如醉如痴的小册子《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出现了。北一辉开宗明义，“明治维新已经半道夭折”。他说，大正以来，政党、财阀和“无为游堕”的贵族，使贫富分化日渐严重，日本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他认为，日本正渐渐走上万劫不复的道路，不仅阶级对抗异常尖锐，更重要的是，它正丧失作为一个民族的个性，比如谦逊的品质、樱花般的审美感悟和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心。它已大致沦为拜物的、以银行家为象征的西方社会的赝品了……他为此抛出了自己的主张：天皇制的社会主义。北一辉说，无论资本主义还是苏俄社会主义，都是唯物论的产物，它们不仅制造、分裂着阶级，也无视心灵、

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质。他为此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国家至上、阶级协调，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超然于阶级的天皇，才能代表全民，实行不偏不倚的“社会主义”；只有万世罔替的天皇，才能兼顾过去和未来、融合心灵与物质，并代言着东方的工业时代。于是乎整个国家在日本需要一场战争和生存空间的叫嚣中一步步的走向毁灭，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上海到南京武汉长沙，印度支那到珍珠港再到广岛的万劫不复。如果这还不够那就推荐看一下老冰著的《军国幕僚》，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副标题“见证从愤青到全民颠狂的历史进程”。至今时今日，究竟谁该为国家落后的民生，腐败的政ZHI，低贱的人QUAN负全责！感言国家之哀，民族之叹尤甚如此。其气数将尽，国难已至，谁言千里饿殍之惨状无可复演，今国人或冷眼以对，甚者助纣为虐，他日又当以何等面容临列祖列宗亦或子孙后代之拷问？！记得一个京城MM在一篇影评中这样写到：小时候不喜欢读近代史，憋屈而令人心烦，古代史多好，我们多牛x，我们是世界第一。现在能慢慢体会到，读懂它，才会真正理解今日之中国从何而来，才能有资格去思索今日之中国向何而去。好了，有些事情真的不能说的太细，那咱就用一个8080式的网友对话来做结尾吧。网友A：搞建筑盖房子的竟然能当上天朝海军副司令，天朝的海军还能打仗嘛！！网友B：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懂不？海军大多数人都是驻扎在岸上的明白不？.....

7、山寨研究者的书其研究水平不一定山寨，但这本的语言，实在太山寨了，一遍遍地反问“不是。。吗？”雷人啊

8、(导)蓝衣社，使蒋介石渐渐摆脱了军阀形象，被视为孙中山之后的又一个国民党领袖；也是这些，使国家在1936年统一了起来。但除了一个年龄最小的刘咏尧，也就是今天的明星刘若英的祖父，蓝衣社的湖南领袖，或下场悲惨，或终生不得志。蓝衣社的崛起、业绩和悲剧，究竟是怎么回事？2010年3月12日，《晨报周刊》对话《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作者丁三。(主)丁三：没有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文|袁复生 拨开历史的迷雾，蓝衣社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是民间学者丁三近10年的成果。如果暂时放弃那些判断句，将这个社团和它的成员，还原为几十年前那些纯粹、理想、激情的青年，重新打量他们的初衷，我们心里，有太多的悲伤。“你要自由，那就先交出自由；你要千秋万代的自由，那你就先交出全部自由，不仅生命，乃至后代。”丁三这样解释蓝衣社青年的悲剧原因。蓝衣社选择的路径，和胡适的意见，是完全截然相反的。胡适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蓝衣社在做什么]()如果说共产党、八路军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至少还有两个砥柱，就是“蓝衣社”的两个后身，“三青团”和“军统局”晨报周刊：从“力行社”到“复兴社”，到“军统”和“三青团”，蓝衣社的历史，令人陌生也令人眼花缭乱。蓝衣社在1932年到1938年的中国，究竟在做什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丁三：他们做的事，一是让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我们都知道，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地位是很低的，资历非常浅的。他是依靠黄埔学生，以军功起家，才成为党内堪与汪精卫、胡汉民相抗衡的势力。事实上，1931年以后，他也是依靠黄埔学生，主要是“蓝衣社”，才成为全党、全国性的领袖。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方面，那就是对社会的管制。比如我们现在，每个学校的升国旗、唱国歌，是从蓝衣社开始的；比如处处挂领袖像，是从蓝衣社开始的。又比如新闻检查制度、对异端思想的遏制和控制。是这些，使蒋介石渐渐摆脱了军阀形象，被视为孙中山之后的又一个国民党领袖；也是这些，使国家在1936年统一了起来。第三，他们是抗日战争的发动机之一。我们知道，国民党党内派系泛滥，但每一个国民党派系都是很小的，几十个人、上百个人。都是大官，但都没有基层的、社会的基础。蓝衣社是一个特例，它纪律相对严格，成员更达到五十万。它多少改变了民国的一盘散沙化。如果说共产党、八路军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至少还有两个砥柱，就是“蓝衣社”的两个后身，“三青团”和“军统局”。原因无它，与共产党、八路军一样，他们深入民间。但所有这一切，也使蓝衣社不可避免地特务化。它的两个遗产，“军统局”不必说了，即使“三青团”，在并入国民党之前，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特务组织。晨报周刊：从军统和三青团两个蓝衣社“两大遗产”来看，特务工作和社会动员两项工作，看起来差距很大，但他们都是蓝衣社创办之初设计的主要功能。这两项功能之间，是否有一些共同的指向？丁三：那就是前面说的国家控制社会、国家控制个人。特务工作，事实上是监视、清除不可控制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社会动员工作，事实上是将所有可控制可合作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纳入国家控制的轨道。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迅速地使国家权力扩张到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角落。但国民党的社会动员能力是很弱的，蓝衣社也不例外。所有，渐渐地，蓝衣社全面特务化了。晨报周刊：你在本书的开头，就谈到在日本的经济危机时期，出现的《日本改造法大纲》一书，其中提出了“天皇制的社会主义”主张，这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有

“惊人相似”。在一个国家危机的时候，专制(领袖)+国家主义的解决模式，对留日的黄埔学生有这么大的影响，原因何在？丁三：1929年，世界性大萧条爆发后，事实上大多数人对自由市场、民主政治都产生了怀疑。它事实上产生了三种倾向：一是以国家力量调节自由市场，类似英美的“凯恩斯主义”，这是经济层面的、自我调节的；一是以国家力量主持社会分配，类似纳粹德国，“天皇制社会主义”也这么鼓吹，这事实上已经是社会层面的国家干预了。还有一种，则是对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意识形态的全面国家管制，比如苏联。对留日黄埔学生来说，这股潮流无疑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他们本来是来学习“先进经验”的，但这时候学习对象破产了，它自己也主张改弦易张。在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自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制度在中国似乎从来没有成功过。比起德国、日本，中国危机更大、灾难更重，特别是军阀割据，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深重的苦难。既然如此，它似乎更需要把国家交到一个人、“一种主义”的手里。毕竟，这似乎是一种成本最小、而效果最显著的模式。晨报周刊：从蓝衣社发起人之一刘健群反复强调“假如领袖好，那么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将迅速发展”，这也是蓝衣社，成为中国法西斯运动的关键。这群青年精英，对领袖的期望，和当年的读书人，对于明君的期望，是一样的吗？丁三：应该说不大一样。中国古代的“明君”期望，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立国精神的完整，所谓“道统”，那就是国家法哲学的统一，所谓“法统”。中国传统读书人希望的“明君”，事实上是严格实践道统、法统的那种，也就是说，更多地是一种道德的、表率的作用，由此达成天下大治。但刘健群盼望的“超人”、“领袖”，是以新的立国精神、新的国家法统为期望的。当时的中国，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刘健群事实上盼望出现一个伟大领袖，不仅能够代表起全部的权力资源，而且象征着一种崭新的国家图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期待的是一个“哲学王”，类似列宁、希特勒。[蓝衣社是谁]()蓝衣社的湖南青年不懂避嫌，注定了他们结局的黯淡晨报周刊：你在本书提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赞助滕杰主张之第一人”的陈启坤，这个年轻的女人，因为早逝成为力行社中最纯粹的“圣女”。另一个，则是你老家那个曾经参加过蓝衣社的王天容老人。这两个人的精神面貌，是否可以代表当时多数基层的蓝衣社成员？能否凭你的感觉，描述下他们样子和气质？丁三：我见过王天容，所以我先谈谈王天容。王天容是我们村庄里唯一的“地主”。我记事的时候，他已经接近70岁了。他瘦小、整洁，现在去想，他身上差不多混合了三种气质：一种是古代读书人的那种。那时候，开放了，我们村庄忙着修土地庙、续族谱、修祖庙，这些地方的牌匾、对联都是他写的，因为他是村里毛笔字写得最好的一个。他还有那种乡村小知识分子的气质。很干净，对小孩子也很和气。那时候，大多数的乡下老人，都是爱倚老卖老、爱教训晚辈的，都以为自己的经验是天经地义的。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主”身份带来的。他很少和人往来、从不介入别人的是非。那时他的老伴已经去世了，两个子女也都不在身边，但他就是一个人自己的小屋过日子。总之，在当时以介入别人的私生活为乐事的乡村，他不像70年代生长的那些农村孩子印象里的老人。陈启坤，是蓝衣社发起人滕杰的未婚妻。发起蓝衣社之初，滕杰困难重重、走投无路，陈启坤是唯一的支持者，唯一可以谈话的人。我想这不仅因为她和滕杰的私人关系，也因为一些女性的特质。对社会理想，女性往往是不明确的，但对信仰，女性往往是最坚定的。追随洪秀全的那些广西客家女人如此，对20世纪初受过教育、有文化的知识女性来说，也如此。无论陈启坤还是王天容，都是边缘知识分子。我不敢说他们是否可以代表大多数的蓝衣社基层党员，但这种形象、这个身份，无疑是很具普遍性的。他们是知识分子，所以会关心个人利益之外的东西，比如国家前途；他们是边缘知识分子，往往没有太多的学识、太强的判断力，往往因直觉而选择“主义”。边缘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政治力量的主要骨干，蓝衣社当然也不例外。晨报周刊：除了贺衷寒、邓文仪、丰悌三任书记长之外，蓝衣社还有大量的骨干，是湖南人。能否介绍下，在蓝衣社中，湖南人的地位和作用？丁三：可以说，没有湖南人，就没有蓝衣社。近代有一句话，叫做“无湘不成军”，黄埔也如此。黄埔有“三杰”的说法，贺衷寒、蒋先云、陈赓，都是湖南人。蓝衣社有“四大台柱”、“十三太保”的说法，其中也有一半是湖南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四大台柱”还是“十三太保”，湖南人一开始都是领袖层，而外省的“台柱”、“太保”，一开始都是次要人物。他们是借助蓝衣社发迹的。也就是说，一开始，蓝衣社是以湖南人为主体的、为领袖的。但渐渐地，因为蒋介石的上下其手，四川人、浙江人后来居上。贺衷寒的一句话，说出了这个过程，“对我们这些懂一点政治的湖南人，他不过是利用一下”。西安事变中，以贺衷寒、邓文仪为首的湖南人，决心置蒋介石于死地。蒋介石活着回来后，他们彻底地边缘化了。事实上，除了一个年龄最小的刘咏尧，也就是今天的明星刘若英的祖父，蓝衣社的湖南领袖，或下场悲惨，或终生不得志。晨报周刊：你多次提到了“湖南人性格”在蓝衣社中的影响，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蓝衣社的历史中，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什么样的命运呢？丁三：这个性

格和湘军有关，就是“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的那种。作为一个群体，蓝衣社的湖南青年，总的来说是非常团结的，这决定了他们的力量；但在官场中，这是犯忌讳的、招惹非议的，比如贺衷寒终生被认为“有政治野心”。曾国藩处处避嫌，都不免虎头蛇尾，蓝衣社的湖南青年不懂避嫌，注定了他们结局的黯淡。贺衷寒、邓文仪他们，懂政治，但不懂官场。而政治和官场是两回事。[蓝衣社悲剧]（）蓝衣社的高效，来自国家权力对社会权力、个人权利的渗透、剥夺。它短期内似乎是高效的，但也注定了难以为继、死气沉沉。晨报周刊：在“武汉清流”的反腐败和“清剿大别山地区”中，蓝衣社显示出了其令人惊叹的高效。这样的高效的背后和代价，是什么呢？丁三：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种权力，一是公权、国家权力，一是社会、民间的权力，还有一个是个人权利。一个有活力的、强盛的社会，必定是这三种权力的严格界定、相得益彰。蓝衣社的高效，来自国家权力对社会权力、个人权利的渗透、剥夺。它短期内似乎是高效的，但也注定了难以为继、死气沉沉。20世纪，中国人一直寻求“救亡”和“启蒙”的最佳结合点。但除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的政治设计，莫不是有一个假设前提，那就是中国“一盘散沙”，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加强国家权力，以应对种种危机。这是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脉。梁启超的《新民说》发表在1902年，是寻求新中国的开篇，却也是它的高潮。这一点是最让人叹息的。晨报周刊：从八宝街的力行社状况看来，蓝衣社在起开创之初，确实颇有新气象，廉洁、高效、激情，但后来，很快异化为一个权力工具。期间的转折点发生在何时？这样的异化，是必然的吗？丁三：我认为这个转折点发生在1933年9月，也就是康泽的“别动队”成立后。蓝衣社的力量来自和衷共济，来自拯救国家危亡的理想。但别动队出现后，蓝衣社事实上有了两个中心，一是贺衷寒的、湖南人的，一是康泽的、西南人的。这两个人，又都被视为“蒋介石接班人”的有力争夺者。这么一来，它必然地官场化了，必然地和民国官场同质化了。从长远来讲，没有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想垄断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地会有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但，蓝衣社那么快地堕落、腐败，不能不说是蒋介石上下其手的结果。晨报周刊：你在谈到蓝衣社的前身“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创办时，出于爱国的忠诚和青年人的热情，但是，它忽视“精神建设”，换一句话来说，是否可以说它缺乏信仰？这种“精神建设”怎解？丁三：一个党派、一个政治团体，没有国家理想、没有社会蓝图，是不可想象的。但蓝衣社的悲剧在于，它不满于现存的体制，但它又是现存体制的一部分、国民党法统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它能怎么办呢？事实上，蓝衣社非常重视“精神建设”，但因为这种尴尬，它的“精神建设”注定了只能是细节的、纪律的，比如不得纳妾、不得吸鸦片，个人的修身进德，等等。这些不足以成为一个大团体的精神命脉。蓝衣社选择“法西斯主义”，发生在它腐败之后。这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更不必说，包括选择“法西斯主义”，都只是蒋介石权力布局的一部分。晨报周刊：你在分析蓝衣社青年理想异化和覆灭的悲剧时，也觉得这是黄埔青年的悲剧。其实在1930年，胡适就写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是与蓝衣社青年的思路完全相反的。但为什么在当时没有一点市场？在今天呢？丁三：不仅1930年代，对整个20世纪，我都想用四句话概括。那就是价值和知识的紧张，理想与现实的紧张，生活和生存的紧张，目的与手段的紧张。所谓“价值和知识的紧张”，我们知道，无论宪政、共和制度还是共产主义思潮，在它的原生地，无论英国、美国还是俄国，都首先来自于一种社会理想，一种使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理想。但在20世纪中国，它首先是一种工具，救国的工具。它罕见价值，不过是知识、方法、工具。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加剧了它的工具化倾向。与此同时，现实越紧张，理想就越高远、浩渺，比如从宪政制度渐渐变成了“地上天国”式的共产主义。到30年代，一种分裂事实上出现了：生活、价值是未来的、子孙后代的，生存、苦难是现实的、自己要去面对的。这么一来，目的与手段的对立，也就成为必然了：你要自由，那就先交出自由；你要千秋万代的自由，那你就先交出全部自由，不仅生命，乃至后代。胡适的话，是关乎“当下”的。事实上，卢梭与康德，是特别重要的两个人物，卢梭改变了西方思想的工具理性，而康德更象征着作为永恒价值的“真善美”。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就在当下；人类的自由在哪里？就在每一个个人那里。如果非要讲国家主义的话，那么，我借用一句别人的话，来讲我心中的、当代需要的国家主义：那就是不让我们的国家，受公权力、受政府的欺负。图说在大学短暂呆过一段时间后，丁三很长一段时间在北京拜师访友，在人大和北大的各种课堂蹭课。蓝衣社是他这些年读书的产品。《蓝衣社》书影。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这本《间谍王一戴笠与中国特工》，也是了解蓝衣社历史的一本重要参考书。

9、丁三的《蓝衣社》很早的时候再网络上看过连载，读来颇感兴趣，闲暇有空，特意去博库买了一本，细细咀嚼一段尘埃的民国史。书中最让人侧目的是封面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纪律条例；十个不得，一股肃杀之气跃然纸上。作为一个地下组织，寻其前例，唯有对自己狠，方能对他人狠，虎毒可以食其子，何况外人乎？所以早期，力行社纪律森严，由上而行，团结一致，耻内争，善外斗，并且利用黄埔同学会、政训处等公开组织发展力量；这说明一个道理：秘密组织始终需要一个可以迎在阳光下的载体以面对时局，掌控事宜；这点他的后身，军统就做到了，虽然是个秘密组织，当时军委会授牌，光明正大。再次，作为一个地下组织，不能公开露面参与活动，使得他与他所附属的载体，容易二和唯一，各自缺乏独立性，一荣俱荣，一损皆损，中间缺乏一个起程婉转的环节，所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蓝衣社，无论是叫复兴社，还是力行社，总之，作为一个以法西斯为主旨的团体，固然动员了民众，烘托了领袖，但是，作为一个秘密社团，他仅能是领袖手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满足了领袖的各自欲望后，你想，领袖会继续在乎你吗？你又不是太监/没文化，所以啊，知识越多，领袖在用你的时候也在提防你啊；邓文仪，贺衷寒等，恰恰没有看透这一点，或许说已经看透了，才会在1936年孤注一掷，可惜啊，如《耶利米书》所说“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而这个女人恰到好处的瓦解了一次蹙脚的政变？还有，从书中，我们知道了军训、升军旗的缘何在30年代的中国风行，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日，不知道80年代恢复此一制度的当事人，是否想到50年前的蓝衣社？

10、（已刊于新浪历史频道：<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5-11-02/1439127762.shtml>） 2010年，张大春写于上世纪的小说《城邦暴力团》在大陆出版。同年，一位名叫丁三的作者写于2003年的通俗历史读物《蓝衣社碎片》以《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的名字增补再版。作家徐皓峰于2007年、2010年分别出版小说《道士下山》《大日坛城》，并成为2013年上映的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2014年秋，刘和平编剧的连续剧《北平无战事》在大陆一时风靡。以上提到的小说、剧本、电影和历史读物，在内容上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共同点，那就是都有对民国期间活动于国民党体制内部某个秘密组织成员的刻画。张大春和徐皓峰笔下，描写的是民国时期一些身穿中山装、行踪诡秘、武艺高强的特工；《北平无战事》的镜头里，是民国时期几位作风清廉、忠于党国、手段残忍的年轻官员；丁三的作品则明确了这些人的隶属：蓝衣社。于是，这段关于蓝衣社的历史就随着文学影视作品的传播，越出了中国现代史、国民党党史等的疆界，以一种若隐若现、亦正亦邪的神秘形象逐渐为当代大陆的普通人所知。一、蓝衣社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称呼。1931年，日本侵华野心毕露，中国的局势却并不乐观：民众一盘散沙、不少地方政权各自为政、南京政府成立后迅速官僚化和腐败化、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于是，一群志于救国救党的黄埔青年毕业生，由滕杰与其未婚妻陈启坤倡议，以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邓文仪、康泽等黄埔学生为核心，包括非黄埔系的戴笠等人，筹备并于次年成立了“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这是一个标榜模仿德意纳粹党，标榜个人作风清白廉洁、组织纪律极为残酷严密的法西斯组织。第一，他们以蒋介石为绝对的唯一领袖；第二，他们不仅自己组织严密，还要通过残酷、严密的方式将全国民众强行组织起来，铲除异己，形成能够“攘外安内”的力量。蒋介石对这个自发形成的青年组织十分看重，亲自担任力行社社长，并赋予了力行社一些非常重要的权力，社内的高级成员多是党内少壮派，如贺衷寒曾是与陈赓、蒋先云并列的“黄埔三杰”之一，邓文仪则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力行社成立后，这些高级成员拥有了更多亲近蒋介石的机会。1933年，贺衷寒以力行社为核心，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按照丁三的说法，同年，刘健群公开宣称中国有着一个类似德国冲锋队和意大利黑衫军的“蓝衣社”，于是蓝衣社的名字不胫而走，成为了这一组织最为人所知的名称。1932年之后，力行社先后在军队、政府、企业、大中小学及各类社会团体中建立了极为广泛的外围组织。随着中日局势的日益紧张，蓝衣社的走向又有了两个特点，一个是大量军训青年，为抗战作人力上的准备；另一个则是戴笠负责的特务处实力上升，他们招募间谍，训练政治警察，对反蒋反政府的各类人士包括左翼、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公开投敌的汉奸与混入内部的日本间谍等进行打击、镇压与消灭。此消彼长，戴笠的组织逐渐脱离蓝衣社隶属，大有独立之势。不久西安事变突然爆发，蓝衣社的几位头目邓文仪、贺衷寒因为在蒋介石处失宠，就站在了“武力解决”事变的立场上，与何应钦一样想借刀杀人。不料蒋介石平安归来，蓝衣社彻底失去蒋的信任。1937年底，蓝衣社的主体被纳入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特务处则由戴笠改组为“军统”。次年，蓝衣社解散。二、蓝衣社的历史与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基本重合。即使是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也不得不承认这十年间，因为国际上经济危机爆发导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喘息时机”，使得国内经济

发展迅速。政治局势也趋于稳定，“中原大战”结束了，苏维埃政权在不断的围剿之下被迫北上长征，实力迅速下降，若非偶然发现了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几乎就要败退到苏联了。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积极发起了党内政界的反腐败运动和在民间的禁烟运动、在农村发放小额信贷的“农村复兴运动”、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的“新生活运动”及金融领域的法币改革等。这些活动是国民政府在“统一”国土之后戮力建设的重要行为，并在经济复苏的条件下成效显著，也争取了国内一定的民心，而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法币改革多依仗孔宋家族外，几乎背后都有蓝衣社的影子：有些以力行社的名义直接办理，有些由力行社、复兴社社员总揽其事，有些通过各种外围组织广泛发动。可以说，没有蓝衣社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势必会打折扣。当然，相应的，这一时期对左翼运动来说则是白色恐怖的低潮。国内政治经济相对稳定，民众的革命意愿就会相对降低。国民政府为了铲除异己、控制民众，通过蓝衣社采取了诸如保甲制度、书报审查制度等手段，残酷压制反政府的声音与行为。也是在这一时期，蓝衣社推动了大量“群众运动”，比如民间公共区域要悬挂蒋介石头像、老百姓见到头像要肃立敬礼等。群众们被组织起来了，有文化的青年被吸纳到蓝衣社的外围组织中，乡村的青年人被编入了壮丁队、反共义勇队。妇女们被编入妇女队，少年儿童们被编入童子军、少年义勇队，老年人被编入长老会。甚至到了中后期，蓝衣社大量收编民间的会道门组织，将其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张大春《城邦暴力团》和徐皓峰笔下的一些武艺高强的特务形象，并不是凭空捏造，民国的许多所谓武林门派的人士，就是通过忠义救国军这一渠道被纳入蓝衣社的外围的。

三、纵观蓝衣社的历史及其功过，会发现这个组织尽管受法西斯主义的引导，但却有着自身特点。最主要有四点。一是组织性，蓝衣社具有严密的组织，从核心的力行社到外围的众多群众组织，从极少数掌握权力的上层人员如“四大金刚”“十三太保”到几十万鱼龙混杂的基层社员，这几乎是再造了一个“青年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也是一个革命党，有革命的目标，要统一四分五裂的国土，要凝聚“一盘散沙”的国人，要驱逐外国势力。但是，实现目标需要人，特别是需要干部。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党组织很松散，几乎可以说是陈氏家族的“政治私产”，因此组织能力极为涣散。蒋介石要想把权力伸到军阀所在的地方，伸到国民党统治没有覆盖的地区，从而完成一系列治国治兵的举措，就需要较为严密有效的组织。所以，组织性、动员性是蓝衣社重中之重的特点。

二是青年性。国民党之所以从北伐时期的革命党迅速腐化为一个千疮百孔的官僚机构，其中一个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辛亥前后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在30年代已经蜕变为四五十岁、有家有口、高居官位的中年大叔，革命热情日益消退。而这样一个腐败堕落的官僚体制是很难应付虎狼一般的日本的。所以，蓝衣社最初的目标，就是让尚未腐化、热血尚存的青年人来与国民党利益集团分庭抗礼，为抗日积攒力量。而对蒋介石来说，这些热血青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民党在组织方面的短板，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干部。多年之后，当我们这些青年人在《北平无战事》的荧屏上，在丁三的书里看到这些同龄人时，不由的会产生一种强烈莫名的共鸣，他们虽然走的路是专制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但他们引领民众、反对利益集团、改造官僚体制和抵抗日寇的一腔热血，仍然难以磨灭。

三是自律性。既然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建立强有力组织的青年团体，那么成员的自律性是少不了的。滕杰在设计力行社的时候，中共的自律性曾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和启发。力行社吸收早期核心成员，多数也具有清教徒和理学家一般的自律精神，他们相互监督，卖力工作，天天加班，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不纳妾。工作上坚决廉洁自律。这一特点，既有法西斯团体标榜铁血精神、蔑视世俗享乐的原教旨性，也与中国传统特别是宋明儒学的自律精神相关。这种自律的动力，既有对抗日救国和国民革命的信仰，也有对蒋介石个人的忠诚，也有为了出人头地的纯粹个人私利。——反讽的是，当代的青年人“自律”的动力，多数是上述的第三种，只是换了个词语，叫“成功”。

四是秘密性。既然不必担心像地下党那样不敢公开活动，一个“体制内”组织主动隐藏起来的目的就很值得玩味了。他们的行动如同看不见的武器，给很多人带来恐惧感。但最主要的目的是用秘密性来保证自身血液的纯粹，越可靠的同志，离核心组织就越近，只有真正的同志才能被吸收进来。然而，从力行社到蓝衣社，这一保持“队伍的纯洁性”的意图显然是失败了，因为蓝衣社从未进行过马列主义政党式的内部清洗，反而不断地扩大队伍，只进不出。而且，作为秘密组织的蓝衣社不断地干一些暗杀之类的脏活，让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十分鄙夷。最终，这一“秘密性”不仅没有阻挡组织的堕落，反而使劣币成功驱逐了良币。

四、那么，问题来了：蓝衣社为什么会出现？对蓝衣社的行为如何褒贬？我们今天了解这个在现代史上仅仅存在不到10年的青年组织，意义何在？丁三在《蓝衣社》这本书中也试图回答这几个问题。他用饱含深情、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了蓝衣社的这段历史。在他看来，蓝衣社的目的是改造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把民众组织起来、凝聚起来。而中国之所以“一盘散沙”，根源是长久形成的

国家统治力量的专制剥夺了人民的自主意识，人民逐渐习得，在强大的国家统治力量面前，唯有“懒于”和“惧于”自我组织才是安全的。当蓝衣社用更为专制、暴力的手段强行组织民众时，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作者虽然对蓝衣社的一些成员和历史功绩持褒扬态度，但最终还是否定了蓝衣社这段历史。不过，作者在书的最后却说，蓝衣社组织民众的归于失败，根源是民众缺乏心甘情愿被组织的“信仰”，而且也不够广泛，相反，中共既有足够吸引人的理论，更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方面具有空前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这个看法是有趣的。中共作为“先锋队”居于核心位置，各类妇联、儿童团、共青团、工会等处于外围，这一严密的社会控制结构形成了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形成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从解放前直到现在，这一“走群众路线”的理论话语始终存在于党的建设理论体系里。事实上，国共两党在中国的现代化上具有相似的革命目标和历史任务，在组织方式上也有许多共性，甚至可以说主要在组织程度和自我净化能力上有所不同。于是，蓝衣社的历史蕴含的真正深刻的问题是：近现代中国，是否一定要经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过程？是否能够说，只有这种对国民高度组织化，才能突破传统中国形成的从思想、社会结构到利益集团对个人的压迫以及国际势力的干涉？抗日战争与朝鲜战争的胜利、国土的基本统一、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似乎证明了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蓝衣社这一同样高度组织化的机构的失败，则提供了另外的一面镜子。蓝衣社的解散，与其说是一系列具体事件和高层成员的问题导致的，不如说是被当时的国民党体制所吞噬的，蓝衣社亡于自身逐渐的官僚化、腐败化和内部派系倾轧。革命的团体最终成为革命的对象，就像一条贪吃蛇，一旦咬到自己的尾巴，游戏也就终止了。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成就卓著的今天，改造“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的目标真的实现了吗？当全民的“团体生活”已经由组织强行包办，不能在基于自身意愿的基础上过个人自治或社团自治时，这会是一个充满活力、自由发展的共同体了吗？在这一高度组织化的体制内部，个人是组织的傀儡呢还是主人？为什么中国的国民不组织起来就是一盘散沙，组织起来就会产生等级和奴性呢？蓝衣社的失败证明了，改造一盘散沙的国民，靠外在的组织只能成一时之功，真正强有力且充满活力的共同体，需要的是个人的自治、社会组织的自治。当然，这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

11、《蓝衣社》：那面历史的镜子李远江历史是一面镜子，但镜子种类繁多，并且有好有坏，其差别不在材质而在于制造镜子的人。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就是一面洞见读者内心的良鉴，而镜子背后一定跳跃着一颗赤诚的心灵。丁三就是一个怀抱赤子之心的制镜人，而他奉献给世人的这本《蓝衣社》无疑是一面风雨无晦的良鉴。在丁三的朋友中，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先识其人，后闻其道，再读其书”的人。这一切既源于我对新史学的异常无知，更源于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史学的万马齐喑。我们早已失去了《左传》、《史记》所开创的那个情节生动，人物丰满的叙事传统。因为《肴之战》和《鸿门宴》被选入了语文课本，我有幸领略了历史的跌宕起伏，烟波诡异，惊叹着个人对历史洪流那深不可测的影响。然而，半个多世纪来，历史跪倒在“唯一正确”而且“永远正确”的唯物史观面前，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婢女”。在我们面前，历史空前绝后地被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所“征服”，随之而来的便是“个体的消失”和“历史的科学化”，读史再不是“心临现场”的体悟，而是一道又一道枯燥乏味的证明题。当我把历史教科书倒背如流，却只能收获高考的及格时，竟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直到我自己成为历史教师，直到我参透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我才突然意识到：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我们的历史观出了问题。从这里，我开始了没有方向的自我救赎。在我即将离开教师岗位的时候，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给我显现了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但是，教师职业的结束和新工作的压迫，一度弱化了我的探索，直到我与丁三成为同事后。在我们共同工作的杂志，丁三是主笔，兼做记者的业务培训。不得不承认，初次见面，两个年龄相仿的男人并没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激动场面。不过，同事们对丁三的赞不绝口甚至顶礼膜拜，倒是让我于满脸疑惑中对这个不修边幅的人有了最初的好感。从我的第一篇文章开始，丁三就给予了我毫无保留的帮助，而我的愚钝常常弄得他哭笑不得。但是，丁三待我与其他小兄弟全然不同，他总是很委婉，不断寻找最不会伤害我自尊的语言，结果是我尴尬得无地自容。间或有几篇文章较能得其三昧而忝获好评，丁三脸上的欢乐总是那么真诚那么热烈，丝毫不亚于自己完成一篇佳作。成己达人，丁三做到了，而他的收获就是一群情投意合的朋友，我也是其中一个。丁三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性情中人，在他的胸中喷薄着一颗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赤子之心。但是，倘若没有过人的才情，又有几人得以感同身受，以之为鉴照见渐行渐远的真我？这本书是“写给过往大时代、大成就的青年的”。丁三用自己的作品向蓝衣社的青年领袖表达着自己的敬意。但这部作品绝不仅仅为了致敬，他以严谨的历史考据还原了那个秘密组织的真实面目，使我们看到了一群激进的爱国青年在国家危亡时刻，为拯救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种

种努力与尝试。他们的心路历程启迪着我们，促使我们反思我们自己乃至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这些杰出的青年人怀抱着救国图强的美好理想团结在一起，一度带给那个腐败堕落的中国一种少有的清新气息。但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中，慌不择路的他们找不到根本的救国途径，于是只能依附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借助法西斯主义，以恐怖手段来强化自己的力量，最终成为为害社会的大毒瘤。曾几何时，作为丁三的同龄人，我何尝不渴望做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政治领袖，何尝不渴望以一场酣畅淋漓的革命彻底扫荡这个民族所有的劣根性？但是，蓝衣社的悲剧昭示了一个真理：任何美好的理想都不能通过专制和暴力来实现。与此相反，两千多年前，孔子开创了一个“内圣外王”的自我救赎与民族救亡的道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孔门之教里，没有专制，没有暴力，有的只是仁爱之心的发明与昭显。可以确信，当丁三走过蓝衣社诸君这段悲怆的心路历程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心灵救赎。在这本书的结尾处，他写道，“很大程度上，我是一个儒教徒”，这句话不正暗含着他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思索和收获？正如书中所言，蓝衣社“种下龙种，收获跳蚤”。当丁三于历史的碎片中发现蓝衣社萌生于纯粹而热烈的爱国心时，他突然意识到历史的烟幕中掩盖着的是一群充满理想的青年人。从一个爱国的青年组织演变为后来的三青团和军统局，如此巨大的反差必然有着主人公们不为人知的矛盾、冲突、纠结、彷徨、妥协乃至抗争，这是一段怎样复杂而悲情的心路历程？面对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戏剧性题材，作者并没有选择天马行空的文学创作，而是一头扎向故纸堆，向历史最深处追寻真相，于是一部全新的史学著作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事实上，创作《蓝衣社》时，丁三本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正是在西方最为流行的非虚构史学著作，他称自己的作品“难以严格定义”。而编辑视之为“纪实文学”，相当多的读者，甚至一些知名的作家和学者则视其为小说。好在世间终有伯乐，它最终还是被定义为一部非虚构的史学著作，而且堪称国内非虚构作品的代表作。从初版到增补版，七年时间弹指一挥。在此期间，丁三通过戏剧和非虚构写作的研究，已经完成了写作技术的高度自觉，由他培养出来的历史记者也已经渐次成为堪称优秀的非虚构写手。这也带给他一个担忧，那就是：过度的技术化。但我并不担忧。因为在《蓝衣社》和未来的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有一颗赤子之心始终跳动，不管他是二十多岁的丁三还是三十多岁的丁三。

12、其实我以前并不了解这个组织，后来也只是在潜伏等电视剧中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了它的痕迹，在官方的观点中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反动组织，因为后来它衍生出了两个大名鼎鼎的特务组织：军统和三青团。然而让我感动的是，在70多年前，那一帮热血青年，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甘冒杀身之危险，肩负起救党救国的历史重任，对内励精图治纪律严明，对外挂起廉政风暴，

13、大约几年前我就从《当代》杂志看到了《蓝衣社碎片》一文，印象深刻，直至今日。不久前又从书店看到《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一书，是为前者增补本，便欣然又购买了一本，灯下读书，饶有兴致。这本书描述了民国最大的一个派系组织的前后演变和荣辱兴衰，透过了一扇窗户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蒋介石，很少有这样的读物，能够尽量褪去政治色彩看待历史真相，可能源于作者并非历史学者，更可能源自作者多年来苦心钻研的结果，让人感到深刻、觉得厚重。蓝衣社——起源于日本侵略、民不聊生的历史背景下，契合了蒋介石力图统一中国、结束军阀、独裁统治的政治雄心，搭上了黄埔军校的便车，却最终迈上了民怨沸腾、血腥杀戮的末路，并且为蒋介石、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敲响了丧钟。由此联想到马克思，也是来自哪个神奇的国度，一前一后，都对中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引领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变革，而这些又说明了什么哪？已经超出了作者思考的范围。

14、此书还叫《蓝衣社碎片》的时候，我便买了，看完颇受震动。热血青春、理想主义、为国为民，大时代中个人的无奈，还有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都足以令我掩卷太息。所以，这次新版《蓝衣社》一出，我立即买了。跟旧版对比了下，感觉一个可惜的地方，便是将第一版时的自序给删了。窃以为，丁三应该写个新版的自序，把此书的前因细细道来，然后再将新版具体增补之处，大体述说一遍，那便接近完美了。

《蓝衣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